

“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 1890 年 3 月出生
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5 月,他曾积极
投身于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
斗争。为支援中国抗战,
1938 年 1 月,他率领加拿大美国
医疗队奔赴中国,于 3 月底
辗转到达延安。

毛泽东专门接见了白求
恩,据白求恩的随行护士琼·
尤恩回忆,毛泽东和白求恩握
手之后,“互相对视了一会儿,
然后像兄弟似的拥抱”。当白
求恩把加拿大共产党员的证
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郑重
地说道:“我们将把你的组织
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就是
我们中的一员了!”

交谈中,白求恩被中国共
产党的成就和毛泽东的人格
深深打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感
染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
“这是一个巨人! 他是我们世
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讲话
和著作进行了认真学习,并在
思想深处表示认同。因深受
毛泽东《论持久战》影响,他在
致友人信中多次强调:“我们
要持久战,而且在日军被赶出
中国之前决不言和”“日本决
不可能征服中国”。

1938 年 6 月,白求恩带领
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到达晋察
冀边区。在抗日前线,白求恩
日以继日地工作,救治了大批
伤员。

通过与当地军民的接触,
白求恩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十
分强大”,是“抗日运动、土改
运动及工会的领导者”。在他
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是“唯一可能
将中国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
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统一
战线的真正领导者”。

更让白求恩敬佩不已的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

据地能够以身作则践行“三三
制”原则。他认为,“八路军与
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十
分强大,如果她想建立一个苏
维埃政权是相当容易的事,但
是她没有这么做。相反,八路
军和共产党坚持在此建立统
一战线政府,在总共 9 名政府
成员中,只有 2 名是共产党
员”。在他看来,“三三制”原
则的实行,非但没有削弱中国
共产党的影响,反而团结了更
多的人,使共产党成为群众的
楷模和主心骨。在晋察冀边
区,白求恩看到了“新民主共
和国的曙光”。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白求
恩还对八路军及敌后游击战
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得
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歼
灭了大量日军时,他欣喜地说
道:“它将作为中国走向最终
胜利的一个转折点,载入抗日
战争的史册。”

在中国期间,白求恩与中



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
他被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
品格深深打动,认为“他们温
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不
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
蔼对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
心对敌人充满仇恨,无私、坚
决、爱憎分明”。这使他对中
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认同感。他曾致信友人:
“他们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
业,理应得到帮助。我还要待
在这里。”他还说道:“同他们
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1939 年 11 月,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写给聂
荣臻的信中仍然表示:“最近
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
意义的时日!”

(摘自《学习时报》)

米勒亲手救治的将士超 9000 人

1915 年,汉斯·米勒出
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犹太
家庭,自幼便对种族歧视有
着切肤之痛。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德国纳粹横行,米勒
争取到瑞士签证,进入巴塞
尔大学医学院深造。

1939 年 1 月,米勒拿到
内科博士学位后凑齐了路
费,投身中国抗战。

1939 年 7 月,经宋庆龄
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介绍,
米勒抵达延安。同年 11 月,
他主动请缨投身抗战第一
线,经毛泽东推荐,奔赴山西
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医
院。之后,他辗转于 129 师、
385 旅、386 旅等一线作战部
队,成为战士最坚实、最可靠
的后盾。

1940 年,百团大战爆
发。战斗最激烈时,一天有
百余名伤员送往医疗队。时
任 129 师流动手术队队长的
米勒因身材高大,常常要跪
在简陋的、用门板搭建的手
术台边,为伤员们取子弹、处
理伤口。“有时候没有麻药,
战士们疼得直哆嗦,父亲只
能咬牙快点做,生怕耽误治
疗,引发感染。”米勒的儿子
米德华后来告诉记者,一次,
日军扫荡根据地,侦察员报
告日军距医院仅 4 公里,米
勒迅速组织 20 名医护转移

200 多名伤病员。当他和战
友们用门板将最后一名重伤
员抬到山上安全区时,日军的
刺刀已在山脚下闪烁寒
光。

米德华还讲述了另一段
故事。战时,宋庆龄组织国
外华侨为延安捐赠了一台宝
贵的 X 光机。当机器运抵延
安时,众人都愣住了。原来,
美国“飞虎队”队员为了便于
运输,将机器拆成了零件。
米勒当仁不让接下任务,组
装复原 X 光机,为后来的伤
员拍下珍贵的 X 光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米勒
曾计划从东北经苏联,再返
回德国探亲。但刚到东北,
解放战争便爆发了,他当即
决定留下来继续战斗。从冀
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
长,到第四野战军医管局主
任……整个战争时期,米勒
亲手救治的将士超 9000 人。

1951 年,米勒加入中
国籍,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留在中国继续贡献智
慧与力量,特别是为中国乙
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
立下功勋,被誉为新中国的
“乙肝疫苗之父”。1989 年,
他被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
白衣战士”称号。1994 年,
米勒在北京逝世,享年 79
岁。(摘自《生命时报》)

自我创造

我们本地有个徒步群,群
成员每周六早晨徒步十来英
里(1 英里约为 1.6 千米)。约
翰,年过七十,出生在蒙大拿
州的一个农庄。他高中毕业
想加入空军,当时正值越战,
空军的名额有限制,蒙大拿州
的名额已经报满了。他不想
放弃,兵站的人告诉他,得克
萨斯州人口多,名额也多,听
说还没有报满。

一个 17 岁的孩子,没出过
远门,带着 25 美元就上路了,
一路搭便车,走到哪儿算哪
儿,天黑了就找地方歇一夜。
他在 1000 多英里外终于报上
了名。空军教给他修飞机的
技术,退役后,他做机械师,一
生都很顺利。他说,从军队学
到的最重要的还不是技术,而
是对人的理解。

约翰曾被派驻亚洲的一个
军用机场。他结交了当地的
军官、士兵和他们的家属、

朋友,还有当地居民。这段经
历让他变得更宽容、更谦逊,
更愿意去理解跟自己不一样
的人。

约翰给我讲了一个故
事。一个失业的人,把家当装
在汽车上去找工作。路过一
个加油站,他问老板需不需要
人手。老板问他为什么要离
开家乡,他说他讨厌家乡的人,
他们对他不好,他不想在
家乡待了。老板说,其实我们
这里的人跟你家乡的人是一
样的。

过了几天,另一个失业的
异乡人路过加油站,问老板能
不能给他一份工作。老板问
了同样的问题,这个人说,原
来的老板对他不错,但无奈经
济不好,工厂关门了,家乡人
虽然很好,但工作机会太少,

晚清高官大员与西医

19 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
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
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人西医
观的演变。

1835 年,美国传教士伯驾
在广州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
所教会医院。据记载,两广总
督耆英因患皮肤病,曾派随从
向伯驾讲述病情,并请伯驾帮
助治疗。伯驾精心为他配好
药方,使他的病情明显好转。

其实,请伯驾看病的不只
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
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
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
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
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
曾计划从东北经苏联,再返
回德国探亲。但刚到东北,
解放战争便爆发了,他当即
决定留下来继续战斗。从冀
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
长,到第四野战军医管局主
任……整个战争时期,米勒
亲手救治的将士超 9000 人。

1951 年,米勒加入中
国籍,195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留在中国继续贡献智
慧与力量,特别是为中国乙
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
立下功勋,被誉为新中国的
“乙肝疫苗之父”。1989 年,
他被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
白衣战士”称号。1994 年,
米勒在北京逝世,享年 79
岁。(摘自《生命时报》)

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
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
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
李鸿章表示同意。

1881 年 12 月 15 日,这所
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
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
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
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床教
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
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
支。这所学校,就是天津医学
堂的前身。

1896 年,汉口外人坟场
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
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
碑,上面写着:“……马先生为
我治病,不惜劳苦,因此痛
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
宝珍。”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
继洵,谭嗣同的父亲。在那个
既严男女之别,更严夷夏之辨
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的年
轻侧室为一名男性外国传教
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
恩、感铭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晚清士绅中,对西医始而
疑,继而试、终而服的大有人
在。1877 年,总管内务府大臣
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
名医生诊治,未见好转,痛苦
不堪。万般无奈之下,他找了
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
德贞为他做了两次外科麻醉
切除手术,两个月便平复痊愈。
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
“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
医书《全体通考》作序。(摘
自《中国民族博览》何小莲/文)

他便出来碰碰运气。老板说,
我们这里正好缺人手,就把他
留了下来。

约翰说,年轻时这个故事
对他启发挺大,就是以一种积
极的态度对待别人,不要有受
害者心态。没人喜欢消极的
人,没人喜欢有受害者心态
的人。他批评现在太多美国
人有受害者心态——自己的
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政客
迎合这种有受害者心态的选
民,却对解决问题不感兴趣。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千
万、亿万富翁,像约翰这样
从逆境中奋斗出来的,就是自
己创造的人。

另一位是土耳其移民奥
赞·瓦罗尔。虽家境贫寒,但
他特别用功,17 岁高中毕业,
到康奈尔大学读本科。在康
奈尔,他参与了火星探索计
划,毕业后成了一名火箭科
学家。后来,他喜欢法律,又
去念法学,在美国做律师,成
了宪法学教授。有了终身教
职,他却对教书失去兴趣,辞
掉了法学教授的工作,开始
写博客,做视频,写了两本畅
销书,

其中《唤醒你的天才》登上
了《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畅销
书榜单。

奥赞接受采访时,讲了他
从土耳其来到美国,从科学家
到法学教授、作家、主播的
心路历程。他说,人们对世界
都有好奇心,但人生每迈出一
步,都要战胜对将来和不确定
性的恐惧。关键是,怎么看待
成功和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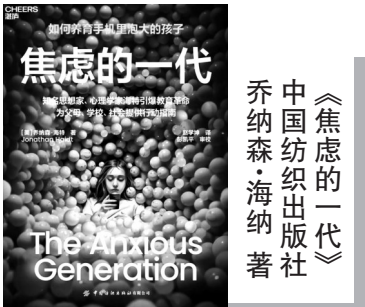
事业失败与人生失败,哪
一个是更惨的失败? 可能每
个人的答案不同。人生总会
充满遗憾,最大的遗憾,也许
是一辈子没有做自己真正喜
欢的事情。

今年新年过后,奥赞在自
己的博客上贴了一篇短文。
他引用作家多克托罗的话:
“写一本书,就像在黑夜开车
一样,你只能看到车灯照的前
方,但一直开下去,便会到达
目的地。”奥赞说,这是他听到
的最好的人生箴言之一。

那些自我创造的人,不是
看清楚未来的人轨迹才上路,
而是克服了对未知的恐惧,边
走边探索。因为看不清楚,就
不愿行动,只能一生原地踏
步。

(摘自《财新周刊》刘宗坤/文)

消失的同伴游戏



机分心。在年轻的父母以
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群
体中,这一比例更高。

童年大重构改变了 Z 世
代的社交生活,因为智能手机
可以把 Z 世代的孩子与全世
界的人都连接起来,却唯独隔
绝了身边的人。一位加拿大
的大学生在给我的来信中写
道:Z 世代是孤独的一代。我
们的友谊很虚浮,我们的爱情
很脆弱。这些关系深受社交
媒体的引导和牵制……你不
难发现,大学校园里早没了
社群的概念。当我走进上课
的教室时,常常看到 30 多个
学生一言不发地待着。教室
里静悄悄,每个人都刷着手
机。没人敢发出声音,好像
生怕被别人听到。环境越安
静,我们就越疏离,自我认知
和自信心的建立更是无从谈
起。我对这种体验再熟悉不
过,因为我是其中的亲历者。

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位于石家庄的华北军
区烈士陵园中,柯棣华的白
色墓碑静静地躺在翠柏丛
中。每个祭扫的日子,都会
有人来悼念,在墓碑前献上一
束束鲜花。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那
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帮助
过他们的外国朋友。”印度
西孟加拉邦柯棣华大夫纪
念委员会主席甘泰特访华
后感慨地说。

1938 年,柯棣华等 5 名
医生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
来到中国,“代表印度人民
对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表
示支持。”甘泰特介绍说。

像柯棣华一样,其他的
印度医生也有一个以“华”
字结尾的中文名字:爱德
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
华。

甘泰特在中国了解到
很多关于柯棣华的故事,
“他包扎伤口时动作轻捷,
极少见伤员在他换药时说
疼痛。行军路上,他把马
让给伤员骑;风雨途中,他
把草帽摘下来盖在伤员身
上……”

柯棣华曾经在 1940 年
一场战役时连续工作三天三
夜,在 13 天的战斗中,他指挥
救助了 800 余名伤病员。

1941 年 1 月,柯棣华被任
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的第一任院长,工作更加夜以继

日,“即使听到他父亲去世
的消息,柯棣华也没有返回
印度。”甘泰特说,“相反,他
重申了继续在中国工作的
承诺。这种为人民事业服
务的精神堪称典范。”

伤病员和群众都无比
敬爱柯棣华,亲热地称他为
“老柯”“贴心大夫”。

在中国期间,柯棣华努
力学习汉语,可以用汉语授
课,给中国培养更多的医疗
专业人员。

没有适用的教材,柯棣
华就自己编写。1942 年 12
月 8 日深夜,柯棣华用钢笔
在他编写的第二本教学讲
义《外科各论》上刚写下新
一页的编号 173,突然全身
一阵剧烈抽搐,他的笔在纸
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横线
——他倒下了,由于癫痫去
世,32 岁的人生定格在中
国河北省唐县一个叫葛公村
的地方。

柯棣华去世后,毛泽东
亲笔题写的挽词称:“全军
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
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的。”

“柯棣华大夫曾经在白求
恩墓旁宣誓,‘我要像你那样
生活,’他做到了,他为中国人
的事业献出了生命。”甘泰
特说。

(据新华社讯)